

全两册

小妇人

[美]露易莎·梅·奥尔科特著 王之光译
(1832-1888)

LITTLE WOMEN

L. M. Alcott

在人类共同的精神世界

《小妇人》开创了女性成长小说先河

一夜之间就卖空了首印的 2000 册

美国教育协会百种教师必备书

88 本塑造了美国的名著之一



读客精神成长文库

100 个书单丰富你的灵魂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第二部

小妇人

[美] 露易莎·梅·奥尔科特 著

王之光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妇人 / (美) 露易莎·梅·奥尔科特
(Louisa May Alcott) 著; 王之光译.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4

书名原文: Little Women

ISBN 978-7-5594-0107-6

I. ①小… II. ①露…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39348号

书 名 小妇人

著 者 (美) 露易莎·梅·奥尔科特

译 者 王之光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特邀编辑 李仲琳 周奥扬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策 划 读客图书

版 权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33608311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x 1270mm 1/32

印 张 19.5

字 数 410千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107-6

定 价 69.90元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致电010-87681002 (免费更换, 邮寄到付)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二部

第二十四章	闲 聊	001
第二十五章	第一个婚礼	014
第二十六章	艺术的探索	021
第二十七章	文学课	033
第二十八章	家务经验	042
第二十九章	拜 访	058
第三十章	后 果	072
第三十一章	海外来信	085
第三十二章	柔情的烦恼	098
第三十三章	乔的日记	112
第三十四章	朋 友	128

第三十五章	心痛	145
第三十六章	贝丝的秘密	158
第三十七章	新印象	165
第三十八章	束之高阁	179
第三十九章	懒虫劳伦斯	194
第四十章	死亡幽谷	211
第四十一章	学会忘记	219
第四十二章	孤家寡人	233
第四十三章	惊喜不断	243
第四十四章	金童玉女	262
第四十五章	戴茜和戴米	268
第四十六章	伞下定情	276
第四十七章	收获季节	294
	2018年新版译后记	306

第二十四章

闲 聊

故事重新开讲，还是先聊一些马奇家的事，然后轻松参加美格的婚礼。这里请允许我澄清一点，如果年岁大的读者觉得故事里写了太多有关“谈情说爱”的内容，恐怕他们会这么提出（倒不怕年轻读者提出这种异议），我只能用马奇太太的话说：“我家有四位快乐的姑娘，那边还有一位潇洒的小伙子做邻居，你们又能指望什么呢？”

三年过去了，平静的家里没有多大变化。战争已经结束，马奇先生平安地待在家里，整天为小教区的事务忙碌，一有空便埋头读书。他的性格和风度都让人觉得，他天生就是个牧师——沉默寡言，勤劳肯干，富有书本里学不到的智慧，善心广博，认为四海皆“兄弟”，生性虔诚，却让人敬畏爱戴。

虽然贫穷和正直的天性使他无缘于世俗名利，但这些优点使许多好人都亲近他，如芳草吸引蜜蜂般顺理成章。同样，他给予他们的花蜜凝聚着五十年饱经风霜的经历，却没有半点苦涩。兢兢业业的年轻人发现，这位满头白发的学者，心跟他们一样年轻；妇女有心事或遇到麻烦的，本能地向他倾诉疑惑和忧伤，相信能在他那里得到最体贴的同情和最明智的忠告；罪人们把罪孽

向这位心地纯洁的老人忏悔，以获得训诫和拯救；天才们把他视作知音；有进取心的人在他那里找到了更高尚的抱负；连那些凡夫俗子都承认，他的信仰既真且美，虽然“没有回报实惠”。

在外人看来，马奇家是由五个精力旺盛的女人做主。在很多事务中，她们确实如此。虽然沉默寡言的学者埋在书堆里，可他还是一家之主、家里的良知、精神支柱和安慰者。每当遇到麻烦时，忙碌不安的妇人总会向他求助，发现丈夫和父亲这两个神圣的字眼对他真是名副其实。

姑娘们把心都交给了母亲保管，把灵魂交给了父亲保管。对于忠诚地为女儿们生活、劳作的父母，她们给予的是爱，这种爱随着年龄的增长与日俱增。爱赐福生，超越死，如同一根无限美好的纽带，把她们温柔地牵在一起。

马奇太太虽然比以前看到的苍老多了，可还是像过去那样风风火火，乐观开朗。现在她正忙于张罗美格的婚事，医院和收容所的事也就无暇顾及。毫无疑问，济济一堂的伤员“孩子们”和烈属遗孀们都渴望着这位母亲传教士的探望。

约翰·布鲁克勇敢地服役了一年，受伤回家，没有再让他上战场。领章上没有加星，肩章上也没有加杠，可他问心无愧，因为他不顾一切，毅然投身战场。值此生命和爱情之花开得正艳时，这难能宝贵。约翰完全服从退役的安排，全身心投入身体的恢复，并准备找个职业，为美格挣回一个家。他的特点是有见识，坚决不依赖人，所以拒绝了劳伦斯先生慷慨的邀约，而接受了记账员的工作。他觉得一开始老老实实挣薪水比贷款冒险要踏实得多。

美格在期待中工作，变得女人味十足，操持家务的本领日益完善，人也越发美丽动人。可见，爱情是一种超凡的美妆品。她

满怀少女的憧憬和希望，可想到新生活必须以卑微的方式开始，心中不免有几分失落。内德·莫法特刚娶了萨莉·加德纳，美格忍不住要拿他们豪宅豪车、大量的礼物、亮丽华服进行攀比，并且暗自希望自己也来一份。可当她想起，约翰为这个小家不辞辛劳，付出了无限真爱，她心中的羡慕和不满顿时烟消云散。当他们坐在暮色中讨论家庭小计划时，前途总是变得那么美好而光明，美格也就忘记萨莉的荣华富贵，只觉得自己是基督教世界最富有、最幸福的姑娘。

乔没有再回到马奇姑婆家，老太太喜欢上了艾美，为了收买她，甚至提出要为她延请当今最好的绘画老师教她。为了实现这种好事，艾美在所不惜，即使再难缠的老太太也会去服侍。她早上当差，下午享乐，日子过得不错。乔则全身心地投入文学创作，同时照顾贝丝。虽然猩红热早已成为过去，贝丝身体还是很虚。她已经不能算病人，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脸色红润、体健身轻。不过，贝丝还是心情开朗，充满希望，宁静而安详，整天都默默地忙于自己喜欢的工作。她是家里的天使，大家的朋友，那些至爱亲友到后来才慢慢地认识到这一点。

只要《展翅的雄鹰》刊登她所谓的“垃圾”，然后每一栏再支付一元钱，乔就觉得自己是款姐，并且努力撰写她的传奇故事。不过，她忙碌的脑袋雄心勃勃，酝酿着众多宏伟计划。阁楼上的旧铁柜里，满是墨迹的手稿在渐渐增厚，总有一天，会使马奇的名字载入名人录的。

劳里为了讨爷爷欢心，乖乖地上了大学。同时，为了使自己高兴，他尽量用最轻松的方式完成学业。他资质聪明、举止优雅，又出手大方，因此人缘很好。可他心地善良，常常为了帮助别人，反而自己陷入困境，他正面临着被宠坏的危险。就像许多

前途无量的年轻人那样，他本来可能早就被惯坏了，幸亏有个辟邪的护身符，在他记忆深处铭刻着一位慈祥老人，一心要确保他成功，还有那位慈母般的益友，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监护。最后，无论如何也是相当重要的，他明白，有四位天真的姑娘，她们衷心地爱他、敬仰他、信任他。

劳里只是一个“食人间烟火的好小伙”。当然，他也嬉闹、调情、打扮入时，有时他也感情用事、随波逐流、爱好体育，这也难怪，大学里的潮流就是如此。他捉弄人也被人捉弄，满嘴俚语，不止一次差点儿就被停学，甚至开除。可由于这些恶作剧都是源于一时兴起和喜欢寻开心，他总能坦诚地承认错误、体面地改过自新，要么凭借他炉火纯青的口才说得人不得不信服。其实，他为自己能侥幸逃脱感到自鸣得意，喜欢向姑娘们绘声绘色地描绘，他是如何成功地战胜愤怒的导师们、尊贵的教授们，还有那些手下败将。在姑娘们的眼里，“我班上的男生们”都是英雄，她们对“我们的伙伴们”的战绩百听不厌。劳里经常带同学到家里，于是她们也常能领受这些大人物的笑脸恩泽。

艾美特别欣赏这份荣耀，成了他们中间的大美人，因为这位小姐很早就体会到，也开始学会如何运用她天生的魅力。美格过于迷恋她的专宠约翰，对其他男人都不屑一顾。贝丝太腼腆，只敢偷偷地朝他们瞥上几眼，心里还纳闷，艾美怎么敢这么把他们弄得团团转。可乔却感到得心应手，她情不自禁地模仿起绅士的姿态、说话和举止。在她看来，这些可比那些小姐礼节要自然多了。男孩子们都非常喜欢乔，可不会爱上她。当然，面对女神般的艾美，很少有人能不献上一两声满怀深情的叹息。说到深情，很自然我们便想到了“斑鸠房”。

那可是布鲁克先生为美格准备的新家，是一座棕色的小房

子。劳里给它取了这个名字，说这对温情脉脉的恋人来说正合适。他们“就像一对斑鸠在一起生活，先是接吻，接着便是叽叽地说情话”。这是一座小房子，屋后有一个小花园，屋前有一块手帕大小的草坪。美格打算在这里建一个喷水池，栽些灌木，再种上大批可爱的鲜花。不过，目前的喷水池只是一个饱经风霜的水缸，很像破旧的泔水盆；灌木丛是几株落叶松幼苗，也不知道能不能成活；各种鲜花只是插上一些树枝，表示那里埋了种子。屋子里面却是一派迷人的景象，从阁楼到地下室，开心的新娘都觉得无可挑剔。当然，过道很窄，幸亏他们也没有钢琴，因为谁都别想把整架钢琴抬进去；餐厅很小，六个人就拥挤不堪；厨房的楼道似乎专门是为把仆人连同瓷器乱七八糟地堆入煤箱而设。可一旦习惯了这些小缺憾，也就感到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因为屋子里的摆设处处都显示出品位和情趣，终究令人心满意足。没有大理石铺面的桌子，没有落地的穿衣镜，小客厅里也没有花边窗帘，有的只是简单的家具、丰富的藏书和一两幅美丽的图画，还有窗台上的一簇鲜花。漂亮的礼物散放在房间里，朋友们送的，带来了他们的深情厚谊，因而格外悦目。

劳里送的是一尊伯利安白瓷普绪喀¹，约翰把它的架子分开搁在一边，可我觉得这丝毫无损于它的美。艾美富有艺术感，她为新房装饰了朴素的纱布窗帘，显得优雅别致，这是任何装饰商都无法做到的。乔和母亲把美格为数不多的几个箱子、大桶和包袱一起放进储藏室，连同她们的美好祝福、快乐寄语和幸福热望都一起放进去，我想再没有比这间储藏室更丰富的了。汉娜把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排列了十几遍，一切准备妥当，等“布鲁克太太

1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爱神丘比特所爱的美女。

回家”随时可以生火。要没有汉娜的辛勤劳作，我敢确信，这个簇新的厨房不会这么舒适、整齐。我也怀疑，有哪个年轻的主妇开始新生活前会有这么多抹布、容器、碎布袋，因为贝丝准备了很多，足够美格用到银婚典礼。而且她又发明了三种不同的洗碗布，专门用来擦洗新娘的瓷器。

那些雇人做这些事的人，永远都不会明白他们失去了什么，不要说这是居家最平凡的事，可要是由那些爱意浓浓的手来做，就会变得美妙无比。美格深有感触，在她这个小窝里，从厨房的卷筒毛巾到客厅桌子上的银花瓶，一切都凝聚着亲人的爱心和周到的谋划。

一起筹划时，度过了多么美好的时光！购置嫁妆时，又是多么郑重其事！她们犯了多么愚蠢的错误，看到劳里买来的可笑便宜货，她们又是怎样哄堂大笑的？这位年轻绅士喜欢开玩笑，虽然大学快毕业了，还是长不大。最近，他异想天开，每周来访时，都为小主妇带上一些实用的新发明。这次送一包奇特的衣服夹子；下次送一个神奇的肉豆蔻磨碎机，谁知，第一次用就散架了。一个刀具清洁器，却把所有的刀具都糟蹋了；一个清扫器，能拔除地毯的绒毛，却留下了尘土；省力肥皂，却使人手上蜕皮；强力胶，对什么都无效，却能粘住上当受骗的买主的手指；还有各种马口铁工艺品，从收集分币的玩具储蓄罐到精致的汽锅，这汽锅能用蒸汽洗东西，可在洗涤过程中随时都可能爆炸。

美格恳求劳里不要再送了，可没用。约翰嘲笑他，乔叫他“再见先生”。可劳里正被一种狂热冲昏了头脑，他愿意资助美国佬的发明创造，喜欢看到朋友们逐件添置器具，所以每个礼拜都有滑稽可笑的新鲜事。

终于，一切都准备就绪。工作细致到艾美已经准备了各色

肥皂，与不同颜色的房间相配，还有，贝丝也为第一顿饭摆放了餐桌。

“满意了吗？看上去像小家庭吗？你感到在这儿会幸福吗？”马奇太太问，母女俩正手挽着手在巡视这新王国。此时，她俩显得越发互相依恋了。

“是的，妈妈，十分满意。感谢你们大家。幸福得说不出话了。”美格回答，她的表情胜于言语。

“要是有一两个仆人就好了。”艾美从客厅走出来说道。她在那里试图敲定，墨丘利铜像是放在博古架上好，还是放在壁炉台上好。

“妈和我谈过这事，我决心先试试她的办法。我有洛蒂帮我跑腿，忙这忙那，该不会有多少事情要做的了。我要干的活儿，只够使我免于懒惰和想家。”美格平静地答道。

“萨莉·莫法特可有四个仆人呢。”艾美说。

“要是美格有四个，屋子里也没法住下，先生与太太只好在花园里扎营了。”乔插了嘴。她身系一条蓝色大围裙，正在为门把手做最后的加工。

“萨莉可不是穷人妻，众多的女仆也正适合她的豪宅。美格和约翰起点低，可是我觉得，小屋里会有大房子里同样多的幸福。像美格这样的少妇若是什么事也不干，一味打扮、发号施令、闲聊，那就大错特错了。刚结婚时，我总是盼着新衣服快点穿坏撕破，这样就有缝缝补补的乐趣了。我打心里烦透了钩编织品，摆弄手帕。”

“干吗不去厨房捣鼓菜呢？萨莉说她就是这样玩烹饪的，尽管烧的东西总是不好吃，仆人们也总笑她。”美格说道。

“后来我就是那么做的，但不是‘瞎捣鼓’，而是向汉娜

学着做。我的仆人们就不用笑话我了。当时是玩玩的。可是，自己一度感到很受用，我不仅有决心，也有能力为我的姑娘们烧煮健康食物。后来我雇不起帮工了，也可以自力更生。美格，乖乖，你是倒过来开始的。但是现在学的课程，约翰完成小康时，迟早会派上用场。对家庭主妇来说，不管多么阔气，如果希望仆人忠实尽力，都应知道干活的门道。”

“是的，妈妈，我相信的。”美格说，她毕恭毕敬地听着这个小小的教诲。就管家这引人入胜的话题来说，大部分妇女都会滔滔不绝的。“知道吗？小屋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间。”很快，她们上了楼，美格看着装满亚麻织品的衣橱说道。

贝丝正在那儿，将雪白的织品齐整地码放在橱架上，得意地端详着这漂亮的礼物。听了美格的话，三人都笑了起来，那批亚麻织品可是个笑话呢。要知道，姑婆曾说过，假如美格嫁给“那个布鲁克”，就休想得到她的一文钱。可是，当时间平息了她的怒气，当她为自己发的誓后悔时，老太太左右为难了。她从不食言，便绞尽脑汁想办法绕过去，最后设计了一个自以为是的方案。弗洛伦斯的妈妈卡罗尔太太，奉命采购、定做了一大批装饰屋子和桌子的亚麻织品，并印上专门标记，作为自己的礼品送给美格。事情不折不扣地照办了，但无奈走漏了风声。全家人大为受用，因为姑婆还装聋作哑，坚称只能给那串老式的珍珠项链，那是她早就承诺要送给第一个新娘的。

“这是我很高兴看到的，是当家主妇才有的品位。以前我有个年轻朋友，开始成家时只有六床被单，但因有洗指钵伴着她而心满意足。”马奇太太带着地道的女性鉴赏力，轻轻拍打着织花台布。

“我连一个洗指钵也没有，但是，这份家当够我用一辈子的

了，汉娜也这样说。”美格看上去一副知足的样子，她也满可以这样知足。

“‘再见’来了。”乔在楼下叫了起来，大家便一起下楼迎劳里。她们生活平静，劳里的每周来访是件大事。

一个膀大腰粗的大个青年迈着有力的步子快速走了过来，他理着平头，头戴大毡帽，身穿宽松衫。他没有停步去开那低矮的篱笆门，而是跨了过来，径直走向马奇太太，一边伸出双手，热诚地说道：

“我来了，妈妈！对，没事情了。”

后面的话针对老太太眼神里流露出的慈祥询问，他漂亮的眼露出坦然的目光迎上去。这样，小小的仪式像往常一样，以母亲的一吻结束。

“这个给约翰·布鲁克太太，顺致制作人的恭贺。贝丝，上帝保佑你！乔，你真是别有风韵。艾美，你出落得太漂亮了，不宜再当单身小姐了。”

劳里一边说着，一边丢给美格一个牛皮纸包，扯了扯贝丝的发带，盯着乔的大围裙，在艾美面前假装出一副痴迷样，然后和众人一一握手，大家便攀谈起来。

“约翰在哪儿？”美格焦急地问道。

“留下领取明天婚礼的证书去了，太太。”

“上场比赛哪边赢了，特迪？”乔问道。尽管已经十九岁，乔一如既往地男人的运动感兴趣。

“当然是我们了。真希望你也在看。”

“那位可爱的兰德尔小姐怎么样了？”艾美意味深长地笑着问。

“更残忍了，看不出我多么憔悴？”劳里响亮地拍着宽阔的

胸膛，夸张地叹息道。

“这最后一个玩笑是什么？美格，打开包裹瞧瞧。”贝丝好奇地打量着鼓鼓囊囊的包裹，说道。

“家里有这个很管用的，防火防盗。”劳里说。在姑娘们的笑声中，一个更夫用的梆子出现在众人眼前。

“一旦约翰不在家，而你又感到害怕的时候，美格太太，只要在前窗摇一摇它，邻居立刻就能惊动。这东西很妙，是不是？”劳里示范其效力，大家不由捂住了耳朵。

“你们的配合真让我感激！说到感激，我想到一件事，你们可以谢谢汉娜，她保护了婚宴蛋糕免遭毁灭。我过来时看到了蛋糕进屋，要不是她英勇地护卫着，我会吃上几口的。好像加了些提子呢。”

“真不知会不会长大，劳里。”美格带着主妇的口气说道。

“我尽力而为，太太。恐怕长不了多高了。在这堕落的年代，六英尺大概是所有男人能长到的高度了。”小先生回答，他的脑袋快够到那枝形小吊灯了。

“我想，新闺房里吃东西会亵渎神灵的，可我饿极了，因此，我提议休会。”接着他补充道。

“我和妈妈要等约翰呢，还有最后一些事情要料理。”美格说着，急急忙忙走开了。

“我和贝丝要去吉蒂·布莱恩特家为明天婚礼多弄些鲜花。”艾美接过话头。她华美的髻发上戴着花妖的帽子，和大家一样大为欣赏如此装扮的效果。

“乔，来吧，别丢开男孩子。我筋疲力尽，没人帮扶回不了家的。无论如何不要解下围裙，好看极了。”劳里说道。乔将那个他特别讨厌的围裙放入大口袋里，伸出胳膊，支撑他无力的脚步。

“好了，特迪，我要和你谈谈明天的正经事，”他们一起离开时，乔开口了，“你必须保证放规矩一点儿，别搞恶作剧，破坏我们的计划。”

“决不再犯。”

“该严肃时，别说滑稽的事情。”

“我从来不说。你才会说呢。”

“还有，我恳求你在婚礼进行中别看我。你要是看，我肯定要笑的。”

“你不会看到我的。你会哭得很厉害，厚厚的泪雾将模糊你的视线。”

“除非伤心万分，我不会哭的。”

“比方男孩子们去上大学啦？”劳里笑着插嘴暗示她。

“别神气活现了，我只是陪姐妹们一起呜咽了一小会儿。”

“千真万确。我说乔，爷爷这礼拜好吗？脾气还温和吗？”

“非常温和。怎么？你惹麻烦了，想知道他会怎样接受？”乔很尖锐地问道。

“哎呀，乔，你以为，如果惹了麻烦，我会有脸正儿八经对你妈妈说‘没事情’的吗？”劳里突然停步，露出受伤的样子。

“没的事情。”

“那就别疑神疑鬼的。只是需要弄些钱。”劳里说道。她热切的语气抚慰了他，他继续走路。

“花钱太厉害了，特迪。”

“天哪，不是我花了钱，而是钱自己花掉了。不知不觉，钱就没了。”

“你那么慷慨大方，富于同情心。借钱给别人，对任何人都不好意思说‘不’。我们听说了亨肖的事，听说了你为他尽心尽

力。要是一直像那样花钱，没人会怪你。”乔热情地说。

“噢，他小题目做大了。他一人可以抵一打我们这样的懒家伙，你总不会让我眼睁睁看着好人只为缺少区区一点儿帮扶而劳累致死吧？”

“当然不会。但是，你有十七件背心，数不清的领带，每次回家都戴一顶新帽子，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我还以为，你已经过了纨绔子弟的时期。可老毛病时不时又在新的地方冒出来。如今丑陋倒成了时髦——把头弄成了板刷相，紧身夹克，橙色手套，厚底方头靴。要是这么难看的打扮不要钱，我就不说话吧，可它照样费钱，而且我看了一点儿满意度也没有。”

听了这一攻击，劳里仰头哈哈大笑，结果毡帽掉到了地上，被乔从上面踏过去。这个侮辱只为他提供了阐述粗糙实用服饰有好处的机会。他折叠起惨遭虐待的帽子，塞进口袋。

“别再说教了，好人儿！我整个礼拜够听的了，回家来想轻松快活一下的。明天，我还是要不惜工本打扮起来，让我的朋友们有满意度。”

“只要把头发蓄起来我就保你太平。我不是贵族，但反对让人看见和个貌似职业拳击手的小伙子在一起。”乔严肃地说。

“这种不显摆的发型能促进学习的，所以我们才采用。”劳里回答。他主动牺牲了漂亮的鬃发，迁就这种只有四分之一英寸长的短发茬要求，当然不能指责他爱慕虚荣。

“顺便说说，乔，我看那个小帕克真的是为艾美死去活来了。他一刻不停地念叨她，为她写诗，神不守舍的，让人起疑。他最好将稚嫩的激情消灭于萌芽状态，是不是？”沉默了片刻，劳里以推心置腹的、长兄般的口气接着说道。

“该呀。我们家里不希望几年内又出什么婚姻大事。我的天